繼世紀聞

紀錄彙編卷之九十二

繼世紀聞卷之二

　　賀欽

弘治十八年乙丑五月　武宗皇帝即位大赦天下以明年爲正德元年正德人謂正德號前代有之宋世西夏乾順嘗建此號也時內閣大學士則劉少師健李宮保東陽謝宮保遷與禮部官皆未之深考耳馬冢宰文升因考科道出題字相須用讀書人盖指此也由是內閣啣之未幾馬被御史何天衢論劾遂去位似有由也乃以禮部焦芳代之焦亦河南人

立夏氏爲中宫京師人儒之女又立沈氏吳氏爲妃
皆由大明門入受册
正德元年丙寅　上嗣位尚在童年左右嬖幸内臣
日導引以遊戲之事由是視朝寢遲頻幸各監局
爲樂或单騎挾弓矢徑出禁門弾射鳥雀或開張
市肆貨賣物件内侍獻酒食不擇粗細俱納大臣
科道累有章䟽皆不省
是歲六月雷震　奉天殿鴟吻及　太廟脊獸　天
壇樹木宫門房柱多有摧折焚燬前此太白常晝
見人皆異之

逆臣太監劉瑾并馬永成谷大用魏彬丘聚羅祥張

興七人皆東宮舊侍御時稱爲黨内劉瑾尤姦險

粗知文事遂于大政素嫉文臣與同類屢在　上

前言弘治年間朝權俱爲内閣文臣所掌朝廷虛

名而已每形諸戲劇又說司禮監亦攬權納賄如

各處鎮守出去皆司禮監舉用受錢至多如不信

只將司禮監見掌印李榮抄了就有金銀可滿三

間房合若將各處鎮守内官取回另換一番人着

他各備銀一二萬兩送上謝　恩恰不勝如司禮

監要了由是　上信之傳旨將天下鎮守取回新

刑者論地方大小借貸銀兩進獻即得差用如內
官韋興齊玄等皆先朝犯贓問發亦夤緣差出分
守所至剝削民財全無顧忌
上讀崔通差往南京蘇松織造叚疋乞支長蘆
鹽一萬一千引爲路費蓋逆瑾等主之也戶部
尚書文執奏再三止給其半 上召內閣諭故
謝三閣老對云內官裝載官鹽夾帶私鹽沿
路害人 上曰彼若有犯朝廷自有法治之李對
曰彼既得 旨即揭黃旗稱欽賜皇鹽沿途官吏
應答稍遲便加箠撻甘心忍受誰敢來奏 劉健

豈得聞知戶部欲少與鹽引者少一引則省一分之弊　上色不樂辯析愈厲忽云豈獨此數人壞事文官亦有不好的譬諸十人豈能皆賢亦未免有四五人壞事者耳既退韓尚書文令司禮官徐廷用李夢陽王崇文等草疏再沮之內有云自閹宦誤國漢十常侍唐甘露之變至今言之痛心英宗狎一王振致有土木之變乞將劉瑾等拏問置之俎醢韓文又率九卿共劾之時司禮監太監王岳范亨徐智亦厭七人所爲相與爲內應劉健等助之然王岳亦爲　上所信任密奏外朝多官劾

奏劉瑾等不可不從 上不得已允之會天晚待
明旦發旨捕瑾等下獄左右有以其事密告瑾者
瑾素與李閣老東陽有舊重其詩文密以韓文等
所劾詢之東陽得其大畧瑾等驚覺遂趨至 御
前俯伏哀號訴岳等內外交通欲害我等 上以
爲無此事瑾等曰若待明旦臣等再不得見 天
顏矣須今晚拏岳等三人送獄方可 上不得已
頷之瑾等卽出傳旨夜捕岳等繫獄明日奏請令
劉瑾入司禮監兼提督團營兵馬設內行官校巡
察丘聚提督東廠官校巡察谷大用提督西廠官

校巡察張永等並司營務王岳范亨徐智俱發南
京充淨軍行至臨清將王岳縊殺由是權歸瑾等
勢傾中外王岳之死人頗惜之巡撫山東朱都御
史欽上言岳謫守　祖陵既不白其罪狀賜死道
中尤未厭乎人心臣驗岳爲劉瑾所忌必瑾讒毀
以惑　陛下啟妄殺之端伏望察岳之非辜誅瑾
之讒賊等因瑾不以聞乃以朱禁醵非法逮至京
免官罰米三百石輸運大同人心益懼不敢言
大學士劉健李東陽謝遷見時勢難爲屢疏乞致仕
至是乃令劉謝二人致仕李獨留李不自安上言

臣等三人事同一體而臣獨留何以自容不知何
以爲處章亦屢上竟不允東陽門徒最盛相傳以
瑾素重其文名故得不去後人傳瑾於朝陽門外
創造玄真觀東陽爲製碑文極其稱頌人始信前
日泄瑾等之事爲不誣也
逆瑾亟欲陷韓尚書文等時有進納內府折銀內有
假銀驗出遂傳旨以韓文不能防姦罷職爲民仍
令邏卒伺察于途文知之止乘一騾宿野店而歸
邏卒無所得適郎中張瑋尚寶卿崔璿各以公差
御史姚祥以陞任在途各乘轎及帶家小馳驛邏

卒回奏其事逆瑾方欲竊柄張威遂差官校逮捕下獄崔姚枷于西長安門外張瑋枷于張家灣數日垂死公卿奏乞寬宥始釋充邊衛軍自是內外臣工皆重足而立欲謝政以去不可得矣

焦芳先爲翰林謫出後漸陞用爲禮部侍郎與瑾相善嘗建言與虜方畧四事劉閣老健票旨這本所言窒礙難行芳遂啣之屢於瑾處譖劉所短因善瑾遂代馬太宰文升未幾同侍郎王鏊皆入內閣芳仍欲兼部事瑾累遣人來與李閣老東陽商議李云無此例瑾云曾聞李賢兼管李云李賢是吏

部侍郎入閣後陞尚書時王翺掌部事又問前有之乎答曰蹇義爲吏部尚書與户部尚書夏原吉五日一赴東閣與大學士三楊議事未嘗兼大學士也次日吏部請印信内批令焦芳兼管部事芳以問李李曰某已言之此二事實難兼攝内閣佐天子出令吏部所擬陞調官間有可否今自擬議之而自可否之邪又每日通政司奏事奉旨吏部知道者即當廷跪承旨内閣班皆立聽今亦將出跪而更起立邪又部事差繆或題奏錯誤小則回話認罪大則罰俸脫有之亦將隨同認罪乎芳乃

辭部事

初李夢陽草疏亟欲誅逆瑾等而謀慮不審疏中既以甘露之變爲言而又躬自蹈李訓之淺謀致貽數年衣冠之禍中官自爲制度自此不可變更且草疏者李夢陽屬官耳而諸司英朋傑士平昔以文章氣節取重于世者乃翕然和之蓋夢陽素爲李閣老東陽所重所爲詩文輒加稱賞韓尚書素厚李閣老故亦重夢陽且其疏一出而九卿大臣亦皆景從不敢略出商量萬全之策後文因事繫獄罰米千石輸邊並子皆罷官夢陽累之也夢陽

亦下獄人以爲禍出不測劉瑾家人老婁者告曰
昔公不得志時李主事時嘗貰平倉曹容吾家納
米領價得志乃忘之乎瑾遂釋之令致仕仍贈以
物曰後當復用之
李閣老東陽四歲即能寫大字順天府以神童薦
召入內庭過門限太監云神童脚短李高聲答云
天子門高即擧于上抱置懷中令翰林院作養與
程敏政齊名後至大位然專以詩文延引後進海
內名士多出其門往往破常格不次擢用寖成黨
比之風而不能廻知忧恂舉用眞才實學當時有

識之±私相講論以爲數年後東陽引進一番詩文之徒必誤蒼生尙名矯激事變將作矣初劉閣老健爲首相信陽何景明十三歲登鄉薦博學有詩文名十七歲中進士人以爲必居翰林後不與選或以爲疑劉曰此子福薄能詩何用竟除中書舍人後至提學副使未四十而卒人謂劉公知人李代劉爲首相事多依附有一監生以詩獻之云文名應與斗山齊伴食中書日已西回首湘江春草綠鷓鴣啼罷子規啼葢譏其行不得也哥哥不如歸去之意及瑾誅御史張芹劾稱當瑾擅權亂

政之時東陽禮貌過於卑屈詞旨極其稱讚貪位
慕祿不顧名節等語人頗然之李至丙子年卒贈
太師恩禮極厚又得謚文正是與否歟
正德二年丁卯一日朝罷內降勅諭留百官於金水
橋南跪聽宣讀指摘公卿臺諫數十人未退者勒
令致仕
逆瑾性極貪殘而假竊大義沮抑同列馬永成欲陞
百戶邵琪已得旨瑾力拒以為不可爭於 上前
谷大用得鎮守臨清太監言得旨於臨清開設皇
店瑾急捕其獻計者置諸法東廠太監丘聚忤瑾

意瑾密奏聚交通外臣謫南京　孝陵太監王瑀
於御馬監建新宅誘　上居之因奏攬納户數人
專一包納銀草所得利進於内瑀自爲告示送户
部出榜尚書顧佐等白于瑾及谷大用瑾大怒同
谷大用直至　御前言安有天子令人包納錢糧
之理　上以爲不知瑾遂枷其攬納户于户部門
外命幾其枷不得队伸皆卽日死然亦不能加瑀
罪也
河南鎮守太監廖堂挾勢奏舉三司官賢能并劾不
職者乃傳旨令吏部許尚書進參稱鎮守太監舉

劾三司非其舊例遂票旨禁之後許尚書與瑾不協辭去歸家廖堂欲奏其居鄉不法事以挾其財物深被其害瑾之得罪同列者多類此以是速敗向使瑾等凡事和同其爲禍又豈有涯哉

逆瑾威權日盛口啣　天憲陰養松江人罷學生員張文冕及其姪婿罷職司務孫聰于私宅凡一應章奏初猶送内閣票旨至是瑾任意批答或增減字樣或別爲創造真僞混出而文理亦多不通都察院一日奏審錄重囚本内寫劉瑾傳奉字樣重復瑾大怒罵之都御史屠滽率十三道御史謝罪

御史跪階下瑾數其罪斥責皆叩頭不敢仰視自是科道部屬官皆行跪禮公差出外及回京者朝見畢皆赴瑾宅見辭用宛紅箋紙寫官銜稱頂上字樣以爲常瑾或有本建白其事或辭陞賞則送內閣票旨內閣官爭出己見稱羨有曰爾剛明正直爲國除弊瑾既奪內閣之權而李東陽焦芳等皆其所任引用坐保富貴一聽其所爲芳初爲編修閣老萬安惡之調夷陵判官深恨于心與南人相處如氷炭然及得柄用遂附劉瑾假以復舊章革時弊爲言多陰助其謀瑾自以內閣官聽己用

不復短之矣

宋恩松江人與瑾有舊自河南按察使超陞僉都御史抵江未幾陞南京侍郎尚書事瑾極恭凡拜帖寫頂上不敢云拜上頂上之稱自此起嘗觀海語謂暹羅國凡臣下見其君先稱其足者三復自稱其首者三謂之頂上恩其亦取諸此邪甚可耻也

户部主事莊繹公差廣東奏稱官庫錢糧數十萬多爲有司侵費瑾正欲藉此媚上乃奏差科道監官同給事中盤勘且令各盡數解京由是各官幸藉紛紜不免橫斂民財餽送內外以圖免禍

正德三年戊辰　上御經筵講書故事講解書義畢則必獻諷諫之語是日少詹事楊廷和學士劉忠直講旣罷　上謂劉瑾曰經筵講書耳何添出許多說話瑾與廷和皆舊東宮官乃奏曰此二人當打發南京去於是陞二人南京侍郎時南京無缺皆添註之雖若陞之實遠之也廷和後陞南户部尚書召還入内閣忠陞禮部尚書改南京吏部甚有風裁科道部屬皆欽畏不敢縱恣

十

文

紀錄彙編卷之九十二

繼世紀聞卷之二

著陂

焦芳旣入閣後以許進爲吏部尚書劉宇爲兵部尚書皆河南人宇素暴橫先任左都御史時與瑾厚責打御史又與保國公家人朱瀛交通劉瑾無日不來兵部說話郎中楊廷儀每伺瀛出必邀入司署留坐款識四司官不附宇者必令瀛言於瑾傳旨外補廷儀獨諂宇盡妾婦之態宇大悅廷儀能文凡有奏章皆其屬草後焦芳致仕即以宇代

之又有布政曹元與劉瑾親舊驟陞至兵部尚書

後有代宇入閣皆其黨也

給事中安奎御史張彧因查盤錢粮還瑾索賂不足

以爲叅官不當輒發怒用一百五十斤枷枷于東

西公生門時暑雨晝夜不輟莫敢少移都御史劉

孟到任遲延亦逮至京枷于吏部門外御史王時

中枷于三法司牌樓下遠近聚觀垂淚文臣垂首

喪氣莫敢近覷給事中許天錫縊斃皆因事自殺

兵部主事王守仁抗章論瑾等專權亂政瑾矯

旨撻于朝堂不死降謫貴州驛丞守仁猶恐不免

其死遂詭秘其蹤跡以遠害大理評事羅僑亦劾
瑾杖之不死亦遠謫
許進初以戶部侍郎致仕家居正德初起用爲兵部
侍郎尋陞本部尚書與瑾同提督團營焦芳入閣
進遂代芳爲吏部許外若不附瑾而內實不敢抗
初進致仕時馬尚書文升在吏部陝西張綵爲文
選郎中進子許誥爲給事中屢劾綵過馬以綵有
才力救之不得綵以病乞歸及瑾用事京官養病
久者悉革爲民未久者令赴京聽用綵不得已赴
京綵前在文選時焦芳爲侍郎令其子焦黃中薦

于璡以爲綵乃公之鄉里極有可用會文選郎中劉永陞通政進巳議調驗封郎中石確疏巳具而復以綵易之進雖用綵而心甚啣之進素與陝西雍泰相善泰巳致仕進欲起用屢薦于璡改南京操江都御史尋陞南京户部尚書朱瀛每欲謀傾進而轉劉宇乘間言于璡曰許尚書佯爲恭謹而外示抗直如雍泰平昔剛暴爲山西按察使辱打知府爲都御史巡撫宣府辱打參將朝廷遠貶謫不用今欺公舉用却又揚言于外曰公因泰同鄉用之非吏部本意璡大怒立召綵入内詰問雍泰

貶謫來歷如何不備入奏內繇曰奏稿備載許尚

書塗之瑾索原奏稿視之果然於是以進爲詐直

票 旨屢以欺罔斥之進懼遂乞歸

劉瑾欲專權盡除軋己者一日伺隙言于 上調張

永南京奏旣可即日逐永出就道榜諸禁門不許

放入永知覺直趨至 御前訴已無罪爲瑾所害

召瑾至語不合永即揮拳毆之谷大用等解之令

諸近臣具疏酒和解由是永得不去遂深憾之

戊辰春天下諸司赴京朝覲逆瑾令每布政司送銀

二萬兩方放回瑾等分用各官皆貸於京師巨家

及囬任括斂民財倍償之上下交征莫有紀極又有荊州知府王綬武昌知府陳晦俱在黜列乃廣賂瑾復留綬晦皆陞祭政仍掌府事如此者尚多此其尤甚者也

是年春殿試賜呂柟爲狀元景暘第二戴大賓第三大賓莆田人少有文名甫二十吞第初聘高氏未娶瑾欲納爲姪婿於是僕從鞍馬衣服之類極其侈靡大賓儼然自居意氣揚揚復縱酒不檢瑾薄之常笑曰我不可做牛丞相大賓知之遂請假歸卒于途呂柟亦陜西人內閣不無迎合之意然呂

實無預耳又傳奉取僞黃中劉仁并黃芳等數十人爲庶吉士不由館試人皆以爲愧然黃芳數人實由僞黃中等貽累後亦不免謫降焉

逆瑾擅政禁臣民不許用天等字爲名如郎中方天雨但令名雨宗議倪天民爲倪民御史劉天和爲劉和中外紛紛尤爲可異嘗記北朝周宣帝自稱天元皇不許人有天高上天之稱宋宣和中丞相蔡京用給事中趙野等奏凡世俗有以天等字爲名稱者悉皆禁革共禁人字犯天者方天任改大任方天若改元若甚至承天寺亦改仁能寺當時

有識者憂之正統十年進士登科錄元天字皆作夭云出內閣意景泰中幸大學士謝表內閣自爲之中管窺管蠡測海句蓋亦避天字也識者嘗訝其異瑾目不知書故事豈有所襲明年瑾以逆誅無天之罪其兆如是乎瑾誅而禁廢人皆復其舊名矣

殿試畢焦黃中劉仁等自以不得及第懟瑾云鄉試解額南方太多北方太少乃昔楊士奇私其鄉里蓋其宿憤已久待此而發給事中任姓者承風旨上疏請釐正乃命諸司集議東閣焦芳盛怒數

前人罪惡且言陝西地幾半天下當增之和者一口李閣老東陽從容問曰且謂今當如何從事不必論已禮部不得已因言陝西可增作九十五名與江西等焦忽大聲曰尚少可增作一百名河南山東山西四川以次而增次曰湖廣亦地潤當增李不肯從後不二年悉改正逆瑾用事賄賂公行凡有干謁者云餽一干即一千之謂云一方即一萬之謂後漸增至幾千幾万世道益頹矣

四川鎮守太監羅籥請便宜行事瑾主之由是各處鎮守皆比例奏要如巡撫都御史之任干預刑

名諸政劉瑾揑 旨批出皆許便宜而行河南太
監廖堂亦奏兼管修河剝取民財徧于鄉野贄送
數千餘萬于京師太監畢真初差天津取海鮮𢿙
財數萬請換 勑起自天津歷山東沿海達于蘇
松福建所至括取民財凌辱官吏莫敢聲言先朝
故事奏准六部差官則該部請 勑必具事由送
內閣寫勑未有不由六部而內閣自出 勑者也
畢真輩之 勑并近日內官賜祠額護勑皆瑾與
內閣李焦豐劄爲之時李公爲首相若肯執奏請
勑必由六部具由此祖宗故事我輩不敢違況天

明律有結黨亂政之法甚重如此縱使不從亦不過如劉詡等去位而已乃不能然誰之過歟

邊方召商買納糧草情弊瑾素知其故一日因戶部奏差給事中三年一次查盤奏內有糧料粃草浥爛者瑾遂票　旨逮繫各年巡撫都御史管糧郎中數人下獄既而鎖杻差人押至所任地方加倍陪償又商人納過粮草拖欠價銀亦皆沒官不給由是商賈重困邊儲漸之

劉瑾因戶部奏送各邊年例銀兩瑾以爲先朝無此例令戶部查天順以前年例銀數顧尚書佐以天

順年前無銀例回報瑾大怒曰此户部官通同邊方巡撫都御史共盜内帑銀兩之明驗也悉追問致罪革罷送銀之例邊儲至是缺其器自成化八年開設榆林鎮巡撫余都御史子俊增置城砦陝西民供饋不繼奏送江南折粮銀以補不足然初亦依江南原折銀例每米一石折銀二錢五分放支軍士其後大同等邊缺乏亦暫送銀補足數皆不多未有以萬計送者弘治間户部葉尚書淇淮安人鹽商皆淇親識因與淇議商人赴邊納銀價少而有遠涉之虞在運司納銀價多而得易辦之

便時內閣徐　與淇同年交好遂從其議奏准兩
淮運司鹽課於運司開中納銀解户部送太倉銀
庫收貯分送各邊鹽價積至一百餘萬人爲利便
而不知壞舊法也蓋洪武永樂以來天下鹽課俱
開中各邊上納本色米豆商人欲求鹽利預於近
邊轉運本色以待開鹽報中故邊方粟豆無甚貴
之時今廢商人赴邊報中之法雖日得價多而近
邊米豆無人買運遂致騰湧正德五年侍郎叢蘭
整理陝西邊儲遂令百姓每石徵銀二兩五錢准
米一石蓋六部政本少有差錯貽弊如此使碩能

書當劉瑾查例之時答曰昔鹽課在各邊上納故無年例銀之送後改鹽課納銀觧京故不得不分送各邊如此瑾必不怒而反正鹽法淇其不免矣逆瑾以富國爲名每欲巧取橫斂且因以窘迫文臣凡有公錯詿誤者輒捏旨以姑免提問爲名各罰米粟以實邊儲士大夫畏其凌虐亦甘心從罰初自一二百石後漸增至千五百石坐此破家者甚衆

自逆瑾用事文臣裁抑至甚內官武弁縱橫而行瑾等數人皆贈父祖爲都督都指揮母爲夫人造墳

祭葬該部不敢執科道不敢言其誥命祭文皆內
閣所撰議者以當時內閣諸公結黨亂政之罪不
可掩也至文臣三品以上祭塟郤沮格不與如侍
郎郝志義故其子援例乞祭塟瑾以爲洪武禮制
文臣無祭塟之例皆後來文臣專權擅加傳　旨
遂下錦衣衛獄問發充軍學士武衛病故其子乞
恩亦下獄其弄權裁抑文臣如此

繼世紀聞卷之三

箸陂

初大明會典成內閣自李東陽而下至翰林春坊皆陞職瑾以爲破壞祖宗制書妄增新例毀其書悉追奪各官陞職惟東陽不奪瑾又欲挫抑文學官乃揑旨謂翰林官不識事體摘十餘人姓名陞調兩京各部屬官令其拓充政事朝野閧然

逆瑾又欲革天下巡撫官云舊制所無天順間亦曾革罷遂將各處巡撫都御史取回後與內閣議不

可止將腹裏巡撫革去其漕運及邊方都御史俱
不革又欲將各衙門添設官及提學兵備悉行裁
革後內閣議提學不可革從之
華容劉尚書大夏既致仕逆瑾知其受知先 朝常
欲按致于法又被同年焦芳忌嫉會廣西土官岑
猛先年被大夏與都御史潘蕃奏遷福建至是厚
賂得復瑾遂以遷徙土官為非法逮至京欲寘
劉等重辟下之廷議諸大臣不敢吐一語獨屠都
御史滽曰劉大夏此何罪必欲致之死當擬不應
瑾怒罵屠忘語汝黨劉邪明日大臣以屠議奏瑾

謀於焦芳并劉宇宇又素嫉劉者乃劾劉某輕將
夷人遷徙與潘蕃俱發邊戍瑾初擬廣西邊衛焦
曰是送二人歸也乃定肅州衛劉赴肅州時故舊
皆避不來會獨鄉人嚴仲宏贈詩和答之過六盤
山寄李閣老末句云寄謝同年老知己天涯孤客
幾時還歸自六盤和前韻末句云憑誰寄語中州
子前度劉郎今已還中州子指芳宇二人也
劉瑾既止各邊送銀又禁商人報納邊儲遂大匱乏
因詢國初如何充足淺識者以爲國初屯田脩舉
故軍食自足後爲勢家所占以此軍不自給瑾遂

概然脩舉屯田分遣郎中胡汝礪御史楊武少卿顏頤壽等往各邊丈量屯田以增出地畝甚多及追完積逋者爲能否則罪之又命散銀於近邊州縣百姓買米陪脚耗運送邊倉交納奉行苛刻人不聊生其增屯田每致數百餘頃悉令出租大理少卿周東在寧夏與都御史安惟學比較屯糧嚴加刑於軍官妻子人心憤怨千戶何錦等遂與安化王謀起兵傳檄以誅瑾等爲名瑾禍自是起矣

浙江紹興府勘報經明行修者四人內餘姚二人逆瑾以爲謝閣老遷所私熟送錦衣衛鎭撫司問其

一人妄招詞連謝因及洛陽劉瑾以爲奇貨可騁宿忿笑曰今入我彀中矣言于 上必欲置謝于邊戍賴李閣老曲爲辨析令其爲民

江西南城萬安二縣人蕭明舉等因事叛歸滿剌加國充本國通事伴送進貢番夷道殺其數人而私貨財爲邏者所得瑾寘之極典因其黨以江西事激之者乃將二縣人俱照餘姚縣例不與做京朝官又欲將江西科舉解額止與三十名後不果行

逆瑾用事中外憤怨有託名黔國公及勢司公檄書皆以誅瑾爲名又有以應天府上元縣生員秋元

出名指斥瑾罪惡數事夷人謄寫于公生門下瞥之為瑾邏卒捕得下獄拷訊所從展轉攀指竟不知其由乃遣官校詣上元縣求之亦無狄元名姓說者以為狄者夷狄胡元也寓意如此耳又一日早　朝罷有大書一卷書瑾等數人過惡委于丹墀侍班御史奏請查究　上退坐東角門內留百官不放班瑾等自下陛面詰何人所為俱不承認諸人冒暑忍餓跪久有仆地者瑾謂卷在近以下官班內即令常校將下班三百餘人送鎮撫司究問亦無所得時暍死者已三四人矣

正德五年庚午逆瑾日益專恣驕橫霸州文安諸處響馬强賊生發瑾不勝忿欲速除之用人言遣御史有能幹者專理捕盜事許帶家小隨任甯杲遼東人於真定柳尚義湖廣人於天津薛鳳鳴南直隸人於淮陽責以殄除賊寇保障地方有功陞賞薛鳳鳴尤善財賄在歸德與守備指揮石璽會飲用伶人歌舞爲樂瑾之邏卒奏之即傳 旨降鳳鳴爲徐州弓手辱之尚義在天津稍收斂惟杲奏立什伍連坐之法盜賊捕獲無虛日每械繫盜賊於真定城輒用鼓吹前導金鼓之聲彌月不絕由

是奸究益多內官張忠姪張茂為大賊窩主杲親
往捕獲斬之啖其心以取媚權勢霸州人劉六劉
七齊彥名輩因是鼓眾為亂後杲與尚義皆陞僉
都御史仍管捕盜事
陝西鎮守指揮何錦千戶周昂丁廣等謀作亂殺死
巡撫都御史安惟學鎮守太監趙弼總兵姜漢等
擁立安化王寘鐇為主出給印信票帖招誘諸路
軍馬以誅劉瑾為名且曰非敢竊窺神器也事聞
特起致仕右都御史楊一清提督軍務都督神英
領兵太監張永總督軍至中途即聞遊擊將軍都

指揮仇鉞已入城將寘鐇擒獲及斬殺周昂丁廣
等事聞卽勑神英班師仍令張永往寧夏安輯永
旣聞欲因是以傾瑾八月初永將至京獻俘瑾令
且止良鄉揀日迎接不從輕騎來京至十三日永
入自東長安門　上親宴勞永乘間出懷中疏奏
逆瑾一十七事　上猶豫未決永又因太監張雄
張忠共訴于　上謂瑾激變寧夏心不自安陰謀
不軌其形已具若少遲我等皆爲虀粉　陛下安
所之乎　上允其奏命牌子頭往召瑾衆勸　上
親行至瑾宅近地觀變時漏下三鼓瑾方熟寢令

牌子頭先入瑾問曰　上安在對曰在豹房瑾披衣出謂家人曰事可疑矣出門有牌子頭數人執瑾就內獄黎明送錦衣獄會集廷臣拷出瑾包藏禍心私製兵器僞造寶印改制牙牌袖中藏刀等項違法事情及搜出暗封同謀吏部尚書張綵錦衣都指揮楊玉石文義等王爵文薄乃坐瑾極刑凌遲三日仇家爭食其肉須臾而盡悉誅其黨抄沒財產若干京師內外咸頌永功內閣李東陽楊廷和亦奏瑾惡以爲旬日之間一二難交作悉底于平且歸功于永等遂封永兄張富爲泰安伯弟容

爲安定伯魏彬弟英爲鎮安伯馬永成弟山爲平梁伯谷大用弟大玘爲永清伯封義子宋德爲永壽伯各給券世世承襲食祿一千石廕李東陽楊廷和梁儲楊一清子各一人爲錦衣衛世襲正千户俱疏辭改中書舍人楊一清陞户部尚書加太子太保廕兵部尚書王瓊子爲錦衣衛百户時劉瑾雖誅而政權仍在内臣魏彬掌司禮監印決大政馬永成等又奏有　旨凡　朝廷大事須彬等同議時東陽廷和梁儲費宏四人在閣以窮苦無萊四字爲題各作長詩以獻永東陽爲窮字詩折

點畫爲句極巧求大悅命工刊裝錦軸送人求文山東盜起人以爲窮苦之應遂祕不以示人東陽又屬楊一清作平定寧夏碑頌求功德後亦不復作

劉瑾既誅有　旨凡瑾所壞事情着科道官指實來說悉與改正又云百官緘默順從皆非得已且干人衆都不查究楊一清旋改吏部孫交爲户部尚書何鑑自刑部改兵部尚書魏彬奏起李鐩復爲工部尚書劉瑾流毒尚在天下盜賊蜂起而　朝政乖宜賞罰未當山東河南江西四川諸處盜賊

並起而天下不勝煩擾矣、

張綵素負才名爲劉尚書大夏所愛嘗稱爲可當邊方巡撫及焦芳薦于逆瑾每見瑾必談論移時瑾皆喜納之驟陞僉都御史坐院尋陞吏部左侍郎未幾劉宇入閣以綵代之綵嘗勸瑾令天下諸司官有饋送公禮物者非取于官庫則斂于小民取怨貽患所當知之瑾大開納遂禁祭饋遺者適山東巡按御史胡節回斂饋未至瑾偵知之撫下錦衣獄捶死少監李査侍郎張鸞指揮趙良差往福建回斂銀二萬饋于瑾瑾收其銀分承運庫李査

降長隨趙良降南京百戶張鸞以不知斂銀令致
仕其銀因饋送得罪者甚多剝削之弊一時少息
綵又言于瑾曰公左右用事者多騙財壞事瑾遂
逐去之其他救正頗多衣冠之禍亦為少戢然綵
在吏部惟知欲攬其其謀同事者以為瑾疏同類
皆綵教之心多嘶嫉初劉宇在兵部武選郎中楊
廷儀為心腹宇遷吏部即調廷儀為考功郎中親
信之及宇入閣廷儀不為綵所親有所私求綵皆
不聽廷儀深憾乃譖之于瑾先是瑾又欲以吏部
推用大臣必密謀于內閣綵以事權在瑾內閣不

得預多忽之李閣老東陽等以爲欲內閣之權迕六爲不平及瑾被繫亦捕下都察院獄議以交結近侍符同奏啟斬罪適赦免死內閣後令改擬同劉瑾謀反罪綵竟死獄中仍令挫其屍然以非真謀反止流其子弟母妻于嶺南不誅綵爲郎中時楊一清嘗薦綵諳曉韜畧堪任邊方都御史及寧夏之變一清致仕居鎮江綵薦于瑾起用同張永征寧夏及綵被罪一清心憐亦不能救

抄沒逆瑾貨財金二十四萬錠又五萬七千八百兩元寶百萬錠銀八百萬又一百五十八萬三千六

百兩寶石二斗金鍾二千金鈎三千玉帶四千一百六十二束獅蠻帶二束金銀湯盂五百錦衣四百七襲牙牌二匱穿宮牌五百金牌三袞袍四八爪金龍盔甲三千玉琴一玉寶印一顆以上金共一千二百五萬七千八百兩銀共二萬五千九百五十八萬三千八百兩

繼世紀聞卷之四

箬陂

正德六年辛未林都御史俊征勦四川妖賊劉臬及流冦藍廷瑞鄢本恕廖惠等以捷聞林素負忠義名致仕在閑特起往征林至夔州先毀白帝祠以勵人心傳檄郡縣威令大振後又有曹甫方四等煽亂復　命洪尚書鍾總制同林勦平兩川方定林遂乞致仕歸

京師之南固安永清霸州文安等處京衛屯軍雜居

人性驕悍好騎射往往邀路劫財輒奔散不可獲人號爲放鶻馬賊近來內官用事谷大用馬永成張忠等皆霸州文安諸處人大盜劉七等曾爲內官家人混入禁內豹房觀　上遊幸之所及爲甯杲所逼遂聚衆拒捕後瑾誅杲亦得罪繫獄因而作亂當時本兵者議遣驍將數人各統勁兵一千分路而出聽其便宜襲捕惟以平賊爲功不論首級多寡不過旬日而平矣兵部尚書王敞素不諳世務徒事虛譽有司擒捕已獲齊彥名收安肅縣獄被劉七等十餘人劫出旬日之間聚至數百人

所至竊民猶應增至數千敝東手無策吏部楊尚
書一清建議須推用大將征討及文臣有才望者
提督軍務又著有能擒斬盜賊三名顯者陞一級
李閣老東陽從中票　旨褒美悉從所言但故事
凡大政必下該部詳議覆奏然後施行捕盜不關
白兵部徑准施行由是言官爭論王敞不職遂罷
去
四月講畢　召內閣至暖閣叩頭畢　上手取會試
錄一本付司禮監太監張永授內閣李東陽等刊
有白紙票黏於紙上者三皆指摘所刻文字錯誤

處　上曰今欲有施行但念衙門體面恐不好看但與先生輩知之耳東陽捧錄叩頭出至暖閣門外留置案上少頃太監張永送至閣是年大學士劉忠累疏辭疾未允强起主考事出院後卽乞休纂已得請是日　陛辭聞此事而去抵家復具疏乞致仕蓋已有先入之言矣　[illegible]

辛未八月流賊劉六劉七齊彥名等合夥為亂擁衆向北京師戒嚴貼張二旗上書虎賁三千直搗幽燕之境龍飛九五重興湯武之師時已命兵部侍郎陸完代馬中錫提督軍務師已出涿州忽報賊

兵部奏急。 上召內閣李東陽等至左順門內
上南向問曰賊在東路乃西出恐緩不及事適
令兵部追還陸完等令東可否東陽等對曰甚是當
且行未遠一二日可至東陽後奏曰聞賊船在水
套自陷危地似來送死官軍併力擒之不難但恐
人心不能齊一向來畧失事機正坐此故令官軍
在此賊若南奔追不可制 上曰張俊等皆在南
料亦無害東陽對曰令須亟 勑東南諸將令嚴
謹隄備以防奔潰恐有意外查照地方違坐鄰境
不許互相推調務在萬全 上曰然先生輩宜用

心辦事東陽復奏曰此賊亦是烏合之徒儻蒙
朝廷賞罰明諸將效力必可成功　上慰諭令退
初都御史馬中錫巡撫大同楊尚書一淸等舉中
錫堪以提督軍務惠安伯張偉充總兵官同征流
賊所領京營人馬皆未經簡閱中錫書生欲效龔
遂下渤海盜事招撫解散張偉紈袴之子亦不知
兵師旣出中錫遍檄諸路榜示劉六等經過所在
官司不許捕促與供飯食若聽撫待以不死劉六
等聞之所至不殺掠然且信且疑中錫至德州桑
園駐兵劉六等來謁中錫開誠撫之劉六欲降劉

曰今內臣王事馬老爺豈能自踐其言乎潛使人至京師探諸中實無招降意又以山東所刼金銀輦載赴京饋權倖求赦不得遂大肆刼掠衆至數萬中錫故城縣人賊至故城戒令勿焚刼馬都堂家房屋財帛由是謗騰謂中錫恐賊害已私家玩寇綵氏遣錦衣官校捕中錫張偉下獄罪論斬後中錫死獄中張偉革爵閑住中官因是謂此事非書生所能辦乃命太監谷大用總督軍務侍郎陸完提督軍務伏羗伯毛銳掛平賊將軍印充總兵官所統兵萬餘亦未簡閱完雖通達亦不知

兵銳已衰老而大用擁衆自衛高坐堅城行至真
定所屬地方遇劉七等交戰大敗損折官軍喪失
輜重無筭又失大將軍印時駙馬游泰子隨毛銳
冒功亦被殺死適宣府遊擊將軍許泰領兵至救
之毛銳僅以身免罷回京因與谷大用同事得不
坐失律喪師之罪銳甘肅人及彭澤爲兵部尚書
以鄉里素厚特起掛印鎮守湖廣被御史張翰論
劾并及澤焉時有巡捕指揮桑玉與賊交通劉六
劉七嘗被圍困于村舍桑玉自外排之遂逸去惡
王以近倖　庇又不寘于法劉六劉七齊彦名并

稱虜於庚子年擾亂南北直隸山東河南等處地方聚衆數十萬然多擄掠脅從之徒其親信驍勇善騎射者不及千人因內閣及兵部准行首功之令官軍每追及賊賊即先驅逐脅從良民與官軍對敵并棄所掠財帛奔逸而去官軍爭斬首報功并取棄財帛以致劇賊脫走妄殺平人報功以萬計每一遇賊斬獲脅從人首級輒報捷音降 勅獎勵谷大用陸完得獎勵 勅十餘次而賊首無一顆者甚至賊已過官軍遇被賊擄平民亦殺之以報功遊擊將軍江彬過薊州入人家殺三十三

人有司申狀請陸完皆不問自出兵後賊攻破城池殺擄人民不可勝數皆不責問提兵者失律之罪雖劇賊縱横但得脅從首級則輒紀其功後賊遇大掠吳楚之閒至蘇州遇颶風覆舟始滅歸而論功谷大用并代大用者太監陸誾皆封其弟為伯陸完加太子少保一子為錦衣衛百戶其餘權勢所託奏帶之人以首級論陞者千餘人紀功御史皆陞京堂名爵之濫始於此

起復陳都御史陳金征江西流賊先是江西撫州瑞州姚源洞諸處强民王浩八等聚衆為亂殺

死副使周憲僉事李情拘禁參政吳廷舉不放陳
公至撫勦兼施以漸平定後有殘黨復作而新淦
縣安又有強民張元二等為亂乃　命僉都御史
諫南征之方平

十二月朔　駕當出

繼世紀聞卷之五

[illegible]

上居豹房惟錢寧在左右候有言則從錢寧本雲南臨安人太監錢能鎮守雲南收為家人年十五性大機警能愛之帶回京至是見　上賜姓朱氏累官都督掌錦衣衛事寧幼時有叅將盧和者善相謂其將來必大貴顯遂深結納後和坐死罪寧貽書當路欲脫其辠竟不果行然寧亦不深憾可謂難矣他如彼方布政良未奏其縱家人賣鈔事亦不

不報害及優恤胡副使世寧于獄中事皆非他權惡之所爲也然終蹈誅夷之慘所謂人妖服妖[illegible]能免乎

正德九年甲戌正月十六日夜乾清宮火　上[illegible]午門傳　旨侍衛官兵入救次日火煙尚熾宮中累　朝所積皆爲煨燼下詔責咎深切時病

八月一日日食晝晦星見恐時官江淮作未詔救護少頃即昏黑咫尺不辨人皆驚懼後有之災處所同

正德十一年丙子江西地方見天上有紅雲黑雲各

一叢老相鬪者久之分爲西賊入馬瀏瀏若攻城
城中人應之又明年宸濠謀反南贛之兵自外攻
入是其象也
正德十二年丁丑九月 上幸陽和城二十七日校
獵天雨氷雹軍士有死者及夜又有星墜之異明
日 駕赴大同城又明日達賊統衆圍陽和向無
二異 上意未遽回乃知天之仁愛深矣
上幸延安守臣具膳送行常規鎮守太監捧酒巡撫
下筯是日 上來遲巡撫都御史鄧陽將觔收在
袖恐失落也須臾 上至隨從兵衛擾攘將巡撫

擠下盡是時皆戎服莫可辨　上御席無筋急呼送筋來倉卒無處尋　上笑曰使我若做撫按官决不如此怠慢是雖戲言亦可以仰見其弘人之度矣

江西寧王宸濠性素貪殘僭侈以文行自飾交結士流自弘治之世已有欺世盜名陰為不軌之漸矣迨正德中厚賂錢寧臧賢等為内應益肆毒虐箝制藩臬刻削軍民又時常設宴邀請三司官入府擇有時名及附順者留至夜深方散或與聯詩或與論事曲加禮待時若左布政鄭岳提學副使李

夢陽皆有文名濠尤重之鄭初為按察使與李不
合李因鄭遷方伯帶去舊門子二人乃誣鄭多收
柴薪銀兩及其子侵尅庫銀虛情自挐其門子取
供又譖于濠云鄭布政輕侮王府等語由是濠擬
捨虛供奏行總制撫按勘問鄭與李俱下獄鄭備
受凌辱後奏差大璫寺卿燕忠等來勘鄭為民李
冠帶閒住而濠之志益張矣時則有若參議王泰
白金僉事李淳王奎尤善阿附受其重賂為其出
力各官每留至夜分方回各司大門留之以待副
吏胡世寧不平乃疏濠不法數事及稱二司問刑

容史聽其指麾及半夜開門等語由是科道官劾
稱王春等惟知王府外冀之勤不顧人臣私交之
戒四人皆回籍聽勘濠賂錢寧差官校將胡拏問
時胡已遷福建按察慮其陷害徑赴都察院跪門
投到奏送鎮撫司勘問行江西撫按查勘遷延年
餘方纔回報而胡竟謫戍遼東方胡就獄人謂之
必死不意錢寧曲加矜念遣人饋以米炭不絕由
是得以保其軀命雖天之默相忠直而寧一念好
德之美不可誣也時寧府奏准復蓋琉璃瓦該用
銀兩許于引錢內支給濠累逼二司會議引錢數

少欲派之民當時巡撫僉都御史諫會同巡按徐
御史讚謂地方兵荒之後難以科派往返再三復
用計挾逼乃議作夫價五十五萬兩五年之內遞
徵濠得此即差其府內官校下各府縣坐併遠近
騷然而守巡官畏其勢亦有為之督催者矣時予
為參政與按察司副使錠獨不敢阿附濠每欲
招致之予二人亦不敢應濠遂奏稱蒙　恩准蓋
琉璃瓦緣工程浩大必得才能方面官督工方為
易完訪得參政陳某副使胡某俱有才幹乞　勅
該部轉行委任等因本行數日予與胡方知心甚

慍憤然亦無能為也不意工部李尚書鐩覆本云參政等官俱有守巡地方之責難以遙定合咨巡撫從宜徑委該道官督理時予分守湖西胡胥清軍正不係該道也使當時一為其胥工不免朝夕相見非得罪于目前則不免己卯之大變矣人之禍福自有數存也如此

逆府宸濠於正德二年知政歸宦官陰賂劉瑾以希寵幸使南昌儒學生徒頌己孝行遞相呈送巡撫巡按官奏聞降 勅褒奬刑部侍郎李士實字若虛南昌人素有詩名及善書與李東陽交厚及致

任遂言宸濠之害居别郡濠必欲招致來南昌因厚遇之濠爲知已陸完字全卿蘇州人初爲江西按察使獨爲濠所器重嘗曰陸先生他日必爲公卿士實完皆以心附濠寧府南昌護衛并屯田天順間以事革罷濠賂瑾復得之人知不可畏瑾威不敢言時天下藩臬畏瑾虐害求退不得濠因納賂于瑾薦完與士實可當巡撫都御史之任瑾令吏部舉完爲都御史巡撫宣府士實以侍郎改都御史巡撫鄖陽完至京見瑾言動遲緩瑾怒以爲不稱任改爲僉都御史巡撫完家巨富厚賂瑾復得

陞兵部侍郎瑾敗言官論劾完首開賄賂之門濫
遷風憲之職內閣庇之得全李士實亦得陞右都
御史都察院管事陸完官至兵部尚書士實以年
老致仕及瑾伏誅寧府護衛屯田俱革罷完爲兵
部尚書王酧酒于地曰金瓶爲司馬護衛可復得
矣自是彼此歲時問遺不絕濠浼完欲乞復護衛
完答書曰須以　祖訓爲言伶人臧賢者有寵于
上左右近習內臣如張銳張雄錦衣錢寧文臣
如梁儲靳貴陸完輩皆陰結之以求固寵臧賢之
壻司鉞犯罪充南昌衛軍濠令鉞敎演江西伶人

泰宏等歌樂因餞以詞於賢每親書寄賢亂稱爲良之賢契良之賢字也及是乞護衛輦載金銀寶器藏於誠賢家分饋諸權要內閣大學士費宏素知其故乃大言曰寧府以金銀巨萬打點護衛苟聽其所爲吾江西無噍類矣錢寧臧賢再三懇浼陸完題覆稱寧王乞護衛以典章爲言事體重大合會多官議中官盧明以本來內閣擬 旨票云旣王奏缺人使用護衛屯田都准與于管業言官交章論護衛不可與竟不行濠以宏作梗恐其見攻乃託賢等譖于 上曰宏私鄉里取進士黃初

及第且曰乾清宮災下詔皆宏視草歸咎 朝廷
時御史余珊劾宏私其弟賛采選入翰林久不認
罪遂罷宏致仕濠既得護衛益驕橫聞 上巡各
邊境納都督馬昂已嫁妹馬氏于宮中心懷異謀
陰養盜賊以爲爪牙賊首閔念四吳十三等恃王
墳廠爲巢窟肆行劫掠與民爭田不得令賊屠其
家官司莫敢問劉六劉七擾中原之後兵部申明
律禁不許隱蔽賊情釀成大患巡撫江西都御史
孫燧捕賊甚急吳十三等已獲繫南昌府獄復爲
賊劫出兵部奏責孫燧行屬責限緝捕濠恐賊獲

寧已試欲去孫燧以息事乃令南昌三學教官達公舜率領生徒裝飾孝行捏文具呈撫按三司保舉孝行逼挾孫燧并巡按御史王金等轉奏意欲

朝廷嘉獎以固寵眷以釋嫌疑差人齎金寶於臧賢處分饋權要續以書諭差人曰事在司禮監可與蕭敬言之事成即與陸公言急去孫燧別用一都御史來梁宸湯沐俱可王守仁亦可切不可用吳廷舉時江彬寵遇日隆太監張忠與錢寧有隙常附彬欲借以傾寧及是孫燧等奏至忠因譖于

上曰朱寧與臧賢交通寧王謀為不軌　爺

爺不知乎奏內稱王孝識　爺爺不孝也稱王早
朝勤識　爺爺不悌也時謝儀者南昌人避寧王
害補校尉赴京投太監張銳送入東廠緝察奸事
銳信任之因得往來內閣部院諸大臣家寧王之
謀復護衛也銳實受賄後見寧王益驕橫方絕之
御史熊蘭亦南昌人其父爲寧王拘繫甚苦聞孫
燧等奏保其孝行不勝忿恨播言王必反密諜于
謝儀求張銳為內助諷言官論王不法事儀言于
銳曰寧王必反將累公盡不早除張忠江彬欲治
寧王爲自全計銳深然之儀見內閣楊廷和等以

此告之廷和亦欲復寧王[illegible]心久俟
與能蘭密以張銳意託御史蕭淮論之[illegible]忠
江彬等共言于 上曰寧王求勅復護不可從楊
廷和遂票 旨曰 朝廷處待親藩自有常典鎮
巡官如何輒來保奏時科道因蕭淮奏發及有
旨不從鎮巡之請方交章論之廷和欲昭先 朝
故事遣官責諭及革罷護衛恐其謀洩乃從中密
處不令外庭知之兵部尚書王瓊剛愎自用一日
在部晡時未散駙馬崔元令家人王秀趨部問曰
適聞錦衣衛校尉宣召駙馬明日趨闕不審何事

瓊曰不知乃過廷和宅入見問曰適聞宣召崔駙馬何事廷和應不知瓊笑曰先生欺我邪廷和曰宣德間趙府有異志命趙駙馬往諭事得息今遣崔公意亦如此且革其護衛幸勿洩瓊曰止此而已乎曰然明旦至左順門崔元入內見 勅旨曰蕭淮所言關係宗社大計朕念親親不忍加兵特差太監賴義駙馬都尉崔元都御史顏頤壽往諭還革護衛等語王瓊欲為異議乃言曰此大事宜宣諭文武群臣而後遣況非密而可密行乎廷和意不平乃留崔元等不行旦日宣文武百官傳諭

遺官　旨意然後行時已卯年五月二十五日也
廷和又欲召兵部議發兵事瓊曰此可議而不可
洩者前因給事中孫懋易瓚之言議選精兵操江
為江西盜賊設備疏入留中日久不出盡力求批
出前議備兵之方無過此矣由是廷和與瓊益不
相協初京師知崔元等差往江西不知止革護衛
以為必擒濠適王府偵卒徐華等在京即飛報于
濠至六月十三日到南昌見濠值濠生日宴鎮巡
三司報曰駙馬等官兼程來矣後又聞言兵部不
知何事濠大驚因憶昔日擒荊王時差太監蕭敬

駙馬蔡震都御史戴珊曾過南昌今此來爲擒我也罷宴夜召李士實議所處士實曰事急矣明早鎮巡三司官謝宴可就擒之因而舉事乃夜熊劇賊吳十三等各飾兵器明旦各官入謝左右帶甲露刃數百人侍衛并甲濠呼曰汝等知大義否孫燧曰不知濠曰太后有密旨令我赴京燧曰請密旨看按察副使許逵曰天無二日此是大義濠怒曰尚敢如此無禮乎命左右曳二人出斬之仍盡拏三司諸官鎖杻繫獄令布政梁宸等用印信咨文差人遍行天下布政司告諭親王三司衆

兵之意大槩誣稱祖宗不血食者十五年等語乃分給銀米募兵修理戰具以夜繼日十七日濠留中官萬銳等守城自以妃婁世子登舟北出鄱陽湖令僉事潘鵬持檄諭降安慶諸郡命參政王綸提督軍務爲兵部尚書李士實爲軍師舉人劉養正副之督率護衛軍并閔念四吳十三等賊黨五六萬人盡奪官民舟船萬餘艘蔽江而下九江府開門迎納遂趨安慶守備都指揮楊銳指揮崔文偕知府張文錦竭力禦之寧兵不徑下南京而守安慶者十餘日不克又聞南昌被王都御史守仁

進兵攻破遂棄安慶復回援救初南贑缺都御史
吏部會推蘇人文森堪任森因江西有難處之事
力以病辭王守仁餘姚人曾奏劉瑾專權被撻幾
死謫遠方驛丞歷任南京鴻臚卿陞僉都御史廵
撫南贑守仁素知其地界連三省事權不一發兵
攻討則賊遁入山谷罷兵招撫又肆出剽掠且兵
糧無處乃上疏乞假以重權及聽臣募兵積糧便
宜區處庶賊盜可息疏下兵部王瓊以爲然乃覆
奏乞改守仁職任爲提督軍務　欽降令旗令牌
八面副軍前得便宜斬殺所在賦稅官錢聽其自

刑守仁由是得以展布數月得精兵數萬餘襲破
窐賊斬首無算民得安生復建議添設縣治爲久
長計民立生祠祀之鎮守江西太監畢真見守仁
累獲軍功欲與同事通於近倖奏下兵部議稱兵
法最忌遙制若使南贛用兵而必謀於江西鎮守
斷乎不可爲惟江西有警則聽南贛兵徑往策應
朝廷從之特 勅守仁得以兼應江西益 廟
堂之上亦素聞宸濠蓄有異謀陰欲爲之備也至
是福建軍士作亂乃 勅守仁往福建勘處守仁
啟行由江路過吉安將至南昌濠差人迎之豐城

知縣顧佖密以寧賊反狀告之且勸勿徑下南昌守仁即變服返舟值風順徑至吉安乃與知府伍文定計議仍徧行諸路舉義兵徵調南贛袁臨兵四萬餘人令知府徐璉邢珣戴德孺統領而伍文定總之兵至南昌破城入寧府其守城內官并宮人皆自焚縊而死　遂統衆入鄱陽湖襲濠退於湖中王盡散金寶犒軍死戰伍文定為前鋒軍少挫守仁命立斬退者二十餘人伍文定立舟上火焚其鬚不動守仁令小舟載柴燃火焚之乘風直入寧軍及軍繼之濠敗先斬其妃婁氏并世子皆

投水中濠爲知縣王冕軍所獲溺水死者萬餘人

李士實亦被獲爲南昌人亂捶而死守仁因宸濠

於南昌奏捷候　旨有曰人徒見宸濠雖之多獲而

不知王良爲之御萘前此守仁報捷皆爲此語以

歸功內閣及本兵之意故此疏亦云然

時巡撫南直隸都御史李充嗣聞江西變卽馳奏兵

部會官議於左順門尚書王瓊首曰寧王素行不

義今倉卒反不足慮宜急降　勑令王守仁自南

贛提兵湖廣巡撫秦金祀黃州李充嗣守安慶仍

檄江西義士能擒反者封拜侯爵王如瓮中之魚

安能爲乎更宜遣大將將兵三千直趨南京以承
天討時將官在豹房者各逞所見獻策　上聞此
又欲親征以幸南京時張忠江彬擅權奏差都督
許泰往南京把截都督劉暉直抵江西未幾守仁
捷至時　車駕已駐良鄉太監張永隨行令追回
捷奏待至南京而行時有御史王佩劾奏王瓊緩
兵不舉遏謀宸濠疏上不果行
上在南京命張永復至江西撫安地方查盤庫藏等
項許泰等因怪守仁不候伊等至先將宸濠等解
由浙江水路而去挾私指稱守仁先與濠通謀將

伊門徒用事者皆捕獲還供張永獨知守仁有功不肯依從由是賴保無虞逆濠狀犯解至南京江口月久候　廻鑾至次年春　駕至通州乃令逆濠等自盡揚灰江中不與埋葬又緝得臧賢錢寧秦用盧明并蕭敬陸完等與濠往來書簡通捕獲下獄　駕回將臧賢等綁縛前導獻俘議坐重典籍沒家產後得末減陸完充福建軍蕭敬以老罰銀二萬兩贖罪王守仁封新建伯南京兵部尚書伍文定擢江都御史徐璉等各陞職有差

正德以來天下親王三十郡王二百十五鎮國將軍

至中尉二千七百郡文職二萬四百餘員武職十萬餘員衛所七百七十二旗軍八十九萬六千餘廩膳生員三萬五千八百餘吏伍萬五千餘各項俸粮約數十萬石

是年工部奏巾帽局欽內侍巾帽靴韈合用紵絲紗羅皮張等料成化間二十餘萬弘治間三十餘萬正德八九年至四十六萬及是年至七十二萬矣

繼世紀聞卷之六

著陂

十五年庚辰　朝覲考察已畢時　聖駕尚在南京未還吏部奏請至秋方得　旨照例黜罷來　朝官至是方放回任

二月會試取中式舉人三百三十名禮部請　殿試時楊閣老廷和議稱　臨軒策問必　天子親御□因是或且有　迴鑾之機□向來累延至冬未回次年□　今上即位方　御西角門賜策問

乃五月十五日也又次日放榜賜楊維總爲狀元餘如制內浙人史立模嘗得夢云汝巳年進士衆以爲寅申巳亥非開科之年恐無分耳至是始驗云

江彬誘惑　聖聰巡遊邊境寵遇日盛位至都督掌錦衣衛事提督徽衛官校行事所過科索官民財物無筭人皆畏禍不敢咈隨　駕至南京禁天下宰猪遠邇閧然回至通州延住月餘方入京時

上已不豫彬自知罪大欲將所統邊軍把守皇城諸門意出叵測人心洶洶時楊內閣廷和亟與張

永及兵部議併團營官軍正該皇城諸門守禦邊
軍離家日久不可久留即放出城不許停住實削
其羽翼也楊內閣以彬手握重兵恐其驚覺乃與
張永密議假與相好延至坤寧宮上崩即救　皇
太后傳　懿旨將彬擒拏并黨與男婦不走脫一
人逆彬坐凌遲人皆稱快時　武宗晏　駕迎立
今上未至逆彬手握重兵使當國者爲謀不審
幾不密非但適以殺身而貽　宗社之禍亦不細
矣顧乃從容周悉不勞餘力而致中外晏然雖其
祖宗在天之靈而當國者之有功于　社稷亦

不可誣也

漢時張掖郡置金城屬國以處蠻夷降者又於匈奴昆邪王故地置酒泉郡隔絕匈奴與羌酋通路至宋俱為西夏所據　國朝於張掖設甘州五衛於酒泉郡設肅州衛命將屯兵拒守肅州外為嘉峪關關外蠻夷各因其種類建衛曰赤斤曰苦峪曰蒙古曰安定曰沙州曰曲先曰罕東左降給印信各命其酋長管束夷衆內附肅州外捍達賊又於肅州外千里許建哈密衛授官降印如赤斤諸衛之制而推其番酋之效順者封為忠順王降金印

今其世守哈密外通土魯番撒馬　罕天方國諸
夷朝貢往來自古據有河西修飭武備羈縻羌戎
之法惟　本朝最為精密守臣相繼撫馭諸夷一
遵舊規不敢坐視故數所以百五十年來西陲晏
然無事弘治初年哈密衛都指揮阿木郎與達賊
野乜克力引路搶殺土魯番人畜又將賞賜土魯
番衣服扯留土魯番王阿黑麻率衆來哈密刀刺
死阿木郎彼有陜巴係元遺孽安定王子不知阿
木郎所為土魯番不忍殺携歸其國由是哈密失
守　朝廷下諸兵部馬尚書文升議請　合右侍

郎張海往經畧之海至彼上言遠夷不可加兵來則厚撫叛則拒絶之而已　朝廷用其策至弘治十一年阿黒麻因不得通貢自將陝巴送回復立土魯番通貢如舊弘治十七年哈密屬夷阿孛剌等怨陝巴掊克陰附黒麻子真帖木兒時年十三歳來攻哈密陝巴棄城奔沙州真帖木兒亦退避剌木城曰我來恐達賊奪占哈密耳若有人來哈密我歸本土無他意也鎮巡官差官舍董傑等同哈密衞都督奄克孛剌寫亦虎仙至哈密撫諭夷衆仍令陝巴守國阿孛剌等執迷不聽欲真帖木

兒守城奄克孛剌等將阿孛剌等六人擒殺餘黨
方纔畏服董傑等回報鎮巡官復差都指揮朱瑄
統領官軍送陝巴到哈密復立時阿黑麻已死諸
子仇殺離散真帖木兒不肯回顧依奄克孛剌暫
住哈密朱瑄恐陝巴懷疑生變携真帖木兒往甘
州覊住正德七年放回陝巴死子速壇拜牙郎立
貪酒好色不行正事夷哈郎欲訴害之　正德八
年走入土魯番王速壇滿速兒領頭目火者他只
丁古守哈密遣使遺書甘州鎮巡官曰哈密城金
印在我與我銀一萬將城與他差去使臣速打發

出來不來我領軍馬往漢人地方去巡撫都御史
趙鑑總制都御史鄧璋以土魯番書奏　聞且言
逆虜所求不可允乞照先年差侍郎張海故事差
官經畧時都御史彭澤陝西蘭州衛人也與大學
士靳貴同年進士皆大學士楊廷和門生澤在四
川征勦流賊事完田京無缺兵部尚書陸完乃與
楊廷和議曰番夷挾求賞幣不可與差官經畧不
可行彭澤素有才望請　命澤調延寧人馬外通
番夷內逐達賊請　勑都督奄克孛剌寫亦虎仙
等共守哈密又　勑赤斤等衛如遇番夷內侵併

力捍禦　命下御史張麒上言鄧璋見在總制不
宜復令彭澤總督且澤籍貫陜西不宜差本貫公
幹給事中伍江上言治病藥無二君奕碁局無二
帥不宜並用二人總制皆不聽澤至甘州集延寧
諸路兵萬餘借户部粮價銀買馬盜取爲賂侍郎
馮清專供甘肅軍餉銀費以百萬計適土魯番火
者他只丁寇赤斤苦峪諸處殺掠甚慘遣人來甘
州遺書曰速送段來澤素鹵莽任情以爲番夷好
利可以利啗乃故違　勅旨坐視殺掠按兵不救
遣使直造虜庭納幣三千銀酒器一副贖取哈密

城印哈密都督奄克孛剌失拜烟答在肅州寫亦
虎仙满剌何三在哈密彭澤遣通事火信馬訓等
納幣土魯番以寫亦虎仙火者馬黑木等皆土魯
番親族故遣同往諭之曰忠順王不得城印與了
小段子兒甚麽希罕我奏　朝廷蟒衣膝襴織金
段紗羅銀器珍珠都討發與爾　正德七年二月
初二日火信等出嘉峪關十六日到哈密三月初
八日候土魯番未至澤遽奏西事寧乞休致奉
旨彭澤待處置哈密事停當行取回京巡按陝西
御史燕澄真定人澤先爲真定知府相善澤陰託

澄奏言陝西一省璋澤二人總統戎務相掣肘乞取彭澤回京委以重大之寄澤亦自奏西夷就降事已寧息土魯番雖欲侵犯肅州决不可得時楊廷和丁憂去任澤書囑靳貴陸完轉賂錦衣掌印錢寧因燕澄之奏取澤回京適都察院缺長薦澤掌都察院印催就道方燕澄之奏也甘肅御史馮時雍奏言土魯番之酋長尚爾驕悍哈密之城印猶未報復遣使講好太開漸釁之慾要我以難從之事後來之變故無形非愚臣之所能逆覩靳貴令陸完竊其奏澤又奏言土魯番速壇滿速兒王

畏威悔禍已將哈密印城池獻還乞將鎮巡等官各加恩典時寫亦虎仙等尚在途未至土魯番之地得見速壇滿速兒計議不協陸完改吏部户部尚書王瓊代完瓊素以馮時雍所奏爲是乃覆請乞留彭澤在甘肅候寫亦虎仙等回處置停當方許回京斬貫等從中沮之竟不可奪澤之憾瓊始此是年閏四月彭澤回京八月寫亦虎仙等方到土魯番交割綵幣又許送段幣一千五百匹取回金印退還哈密城土魯番差頭目虎都六寫亦火者撒者兒同來送印取賞十二月方入嘉峪關

正德十一年四月土魯番進貢使臣四十二名哈密進貢使臣六十名伴送土魯番使臣十名彭澤原差傳諭夷情送賞撫取城印哈密使臣都指揮火者馬黑木等十二名驗放入嘉峪關初彭澤之納斯求田也都御史趙鑑與彭澤靳貴俱同年進士澤之賄皆出於鑑鑑因是亦得轉南京操江都御史不候代輒離任陝西左布政使李昆亦貴澤同年代鑑巡撫甘肅時肅州兵備副使陳九疇自稱有才亦輕率寡謀印來以雜幣二百匹付來使亦思馬因滿剌朶思遺速壇滿速兒火者他只丁

令其送忠順王密復回國留虎都六寫亦火者撒
者兒於甘州以制其變九疇言于昆曰彭總督當
火者他只丁犯赤斤苦峪之時曲為撫處厚加賞
賜被其愚弄循模稜幹事不能身任利害以主國
是何復面目立於天地間見不能違亦思馬因等
回以質留二夷告速壇滿速兒怒差火者他只丁
牙木蘭復來占守哈密差倒剌火者來鬪甘肅消
息陳九疇監禁致死速壇滿速兒又差斬巴思等
於肅州遺番書云我幾差人去為和好不從監禁
責打如箭射石不得透九疇以斬巴思等為奸細

拔死蒲速兒領兵到沙州才木闌來瓜州候斬巴思等不回遂直犯肅州總兵官史鏞欲自甘州領兵來防禦九疇以粮乏止之及肅州急九疇令遊擊將軍芮寧參將蔣存禮出兵禦之番兵鋒甚銳芮寧全軍敗沒蔣存禮幾不免攻破岩堡殺掠人民甚慘九疇惶懼恐哈密夷人居肅州城者謀為內應倉卒之際驅逐出城夷衆擾亂都督失拜烟答者進貢自京九疇初亦遣出禦土魯番既而疑其為變捶撻繫獄死又疑通事毛見等通土魯番皆於賊退後捶死斬巴思等者以為奸細捶死虎

都六寫亦火者撒者兒亦以爲奸細拘繫又以寫
亦虎仙知土魯番入寇不行勸阻及先年許土魯
番叚一千五百勾惹邊患與失拜烟答皆謀背本
國潛從他國以叛逆論報至京師彭澤大懼密謀
于內閣大學士梁儲事未下兵部傳　旨差大臣
提督軍務兵部會吏部諸衙門推舉　上請儲言
于吏部工部還須彭濟物往蓋澤自知奸狀敗露
欲自往彌縫奏討銀五十五萬兩充軍費允是黃
寧之敗巡按甘肅御史王光暨兵科都給事汪玄
錫等劾奏李昆等負撫綏之重任昧經國之遠圖

養成回賊之患大損中國之威兵部請　勅切責
昆等戴罪防禦事寧勘究至是奏差給事中黃臣
往甘肅會同巡按御史趙春勘問黃臣未至趙春
遽奏李昆有功無過乞除其戴罪令吏部推用兵
部不從及黃臣至與趙春依憑李昆陳九疇原案
回奏無一異詞兵部以彭澤李昆前後欺罔事跡
疏　聞乞令法司按實議罪毛紀與大學士蔣冕
力庇之票　旨令兵部會多官議密囑付譯者沮
兵部奏吏部侍郎王鴻儒素與澤厚託禮部尚書
毛澄戶部尚書石玠依阿內閣議稱大夫出使於

外苟有利於國家專之可也今事須再勘兵部王瓊曰納幣虜庭失信夷人致遺後患於國家利乎不利乎事已勘明再勘何事衆多是兵部議而無一人復爲曲庇者奏　上彭澤罷免爲民李昆陳九疇等提赴刑部會多官於午門前覆審彭澤擅差寫亦虎仙等往土魯番講和送與叚匹復又寫彭澤失信致啟邊釁并李昆坐視玩寇辱國喪師皆無異詞楊廷和服闋在閣與蔣冕毛紀票　旨澤已罷免不罪李昆降級陳九疇爲民黄臣趙春調外任因是內閣與王瓊不協　正德辛巳四月

詔捕寫亦虎仙下獄令法司查黄臣趙春原
擬問奏又於科道劾官本内票　旨以瓊爲勾引
奸夷令法司查問法司以事關重大不敢從後乃
以寫亦虎仙問結後事入罪死于獄連及彭澤所
差取印夷使火者馬黑木及辨究供明米兒馬黑
麻皆坐與寫亦虎仙罪同死之未幾御史楊秉中
上言瓊害澤罷免乞罪瓊起澤乃催取彭澤赴京
爲兵部尚書李昆陞都御史尋陞兵部侍郎陳九
疇陞都御史就令巡撫甘肅土魯番因寫亦虎仙
等皆被殺復聚兵三萬餘嘉靖三年八月深入甘

州寇掠以殺降爲詞攻破堡砦屠戮人民其禍甚慘王瓊繫獄比黨頗多給事中史道因劾楊廷和彭澤黎稱史道巧詆元臣奏下吏部尚書喬宇乞下法司治罪遂下道錦衣獄謫南陽府通判給事中于桂及御史曹嘉相繼劾廷和彭澤結黨亂政扶同奏赦南北科道官亦交章論劾澤沮塞言路由是謫曹嘉外知縣于桂亦陞淮安知府廷和屢疏乞休吏科都給事中楊一渙上言廷和孤忠時望所屬而史道開誣詆之源于桂則導其流曹嘉則揚其波參乞暴白是非懇留以慰中外之望

朝廷降　旨是其說慰安廷和令速起視事給事中閔閎平日與曹嘉史道議論相合欲攻擊內閣給事中毛玉御史劉廷簠遂劾史道曹嘉閔閎危疑忠良變亂國事由是史道再謫陝西金縣縣丞曹嘉四川茂州判官閔閎已陞僉事復降雲南蒙自縣丞給事中孟奇御史吳鎧等十九人相繼論救不得遊擊將軍靳英以贓敗御史郭浦劾兵部用人狥私給事中曹懷論澤門如市道之交家有受金之弟澤遂致仕而去